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論裡海能源與外高加索地區安全之關係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aspian Energy and Transcaucasian Security

doi:10.30390/ISC.200303_42(2).0005

問題與研究, 42(2), 2003

Issues & Studies, 42(2), 2003

作者/Author：龍舒甲(Joshua S.Lung)

頁數/Page：95-11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3/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303_42\(2\).0005](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303_42(2).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論裡海能源與外高加索地區 安全之關係

龍 舒 甲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摘 要

裡海之石油與天然氣的蘊藏量到底有多少，至今莫衷一是，但已吸引十餘國家前往開發，使得這股熱潮仍會維持一段時間。西方重視裡海之因，包括希望擺脫「石油輸出國家組織」牽制油價、反制沙烏地阿拉伯企圖領導世界石油市場與中共將可能在裡海擔任要角。外高加索三國中之亞美尼亞正面臨政經選擇之兩難、阿塞拜疆正以能源管線強化與西方之關係、格魯吉亞目前是掌握能源出口與反恐的有利地位。至於裡海與外高加索地區其實已成為一體，雖然俄、美對裡海之能源安全觀不同，但在今後土耳其、伊朗與中共會更重視本地區。

關鍵詞：裡海、外高加索地區、能源、俄羅斯、美國、亞美尼亞、阿塞拜疆、格魯吉亞、土耳其、伊朗、中國

* * *

壹、前 言

裡海的面積是三十七萬三千平方公里，它的海岸線總長度是六千三百九十七公里，與阿塞拜疆相接壤這一段的海岸線只有八百公里，但是屬於阿塞拜疆這一部份的海域所蘊藏的油氣量，在裡海周邊五國中是僅次於哈薩克斯坦，所以自然就提高了阿國的經濟地位。當中東石油的蘊藏量被發現以前，位於外高加索 (Transcaucasia) 與中亞 (Central Asia) 之間裡海 (Caspian Sea) 豐富的能源資源早於十四世紀就已經被記載在馬可波羅的「遊記」(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中了。^①十九世紀末葉，巴庫 (Baku) 開始成爲一個石油城，曾吸引過若干西方的石油公司在此採取「黑金」

註① Marco Polo,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The Complete Yule-Cordier Edition, Volume II (Mineola, N.Y.: Dover Publications, 1993), p. 494.

(Black Gold)。蘇聯解體以後，西方國家迫不及待的都想與前蘇聯南部的一些獨立國家建立關係，除了予以外交承認以外，能源不但成了搭建彼此經濟關係的橋樑，同時也使得裡海又變得重要起來，當然，巴庫亦恢復了昔日的榮景。

一九九四年九月下旬，阿塞拜疆國營石油公司（State Oil Company of Azerbaijan Republic, SOCAR）首先與十一家西方的石油公司簽署了一項協助阿國開發裡海三座油田的協議；緊接著，一些小型的私營公司也紛紛湧入裡海地區，並分頭與其周邊國家共逐「黑金潮」（Black Gold Rush），八年多來，雖有諸多爭論，但其熱度卻始終未減。

外高加索地區三國曾經獨立於上個世紀的二〇年代，當時的環境充滿了大規模屠殺、難民、飢餓與傳染病，經過了七、八十年，它們又再度宣佈獨立，但這裡依舊令人覺得是充滿了不安與混亂，而且沒有一個國家稱得上是富強之國。它們全部的人口加起來大約是一千五百萬，三國所有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從二〇〇一～二〇〇二年間卻不過是一百億美元，至於那從倫敦來到裡海投資與開發油氣的英國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 BP）在二〇〇〇年的總銷售額就已經是一千四百八十億美元。

本文希望藉由以下三方面的論述與淺析，表明裡海能源與外高加索區域安全之關係與重要性。首先，關於裡海油氣的蘊藏量真正有多少，至今沒有準確數字，俄羅斯認為其中含量不多，所獲利益有限；但西方報導其數字時始終欲言又止，令人更想一探究竟。西方國家為何會如此重視裡海能源，或可包括三項因素，此外各能源工業大國對裡海的投資也有兩個原因而產生了作用。

其次，外高加索三國在蘇聯解體前就已發生動亂，當它們獨立之後，爭端依然持續若干年，爾後在西方的參與下，三國內部間的衝突均被凍結，主因就在於西方得到裡海的能源前，先要有安定的國際環境。例如：亞美尼亞（Armenia）到底是需要裡海的天然氣或是「納戈爾諾－卡拉巴赫飛地」（Nagorno-Karabakh Enclave）；阿塞拜疆在阿里耶夫（Heydar Aliyev）總統所設計之石油外交戰略成功之後而獲得了大國的支持；格魯吉亞（Gruzia）^②雖位於能源輸出之地，且又在「九一一事件」後成了本地區的反恐訓練基地，但對總統謝瓦納澤（Eduard Shevardnadze）而言卻是喜憂參半；因此，天然資源不可否認的也對三國造成了若干影響力。

再次，裡海的價值，其實已對外高加索地區產生三項作用：第一，裡海與外高加索業已形成一體；第二，俄、美兩國的能源安全觀互異也引發對地區安全的顧慮；第三，土耳其、伊朗與中共對裡海亦予同樣重視。

註② 嚴格地說，格魯吉亞人自稱他們是卡爾特末爾利比人（Kartvel-ebi），又稱他們的土地是撒卡爾特末羅（Sa-Kartvel-o），這種稱呼是源自於非基督教的神明卡爾特羅斯（Kartlos）。至於喬治亞（Georgia）這個名稱，乃是西歐人錯誤地認為這裡的人民是聖喬治（St. George）的信徒而產生的。至於在俄語或俄文中所使用的格魯吉亞（Gruzia）則是直接由阿拉伯語和近代波斯語庫爾吉（Kurj）或古爾吉（Gurj）音譯而來，因為這裡曾於西元前四百多年被波斯帝國統治過。不過令人詫異的是，東格魯吉亞於西元前三百年左右曾經是屬於卡爾特利－伊比利亞王國（Kingdom of Kartli-Iberia），於是東格魯吉亞人也被稱為伊比利亞人（Iberians），結果又讓世人錯誤地聯想到他們是來自於西班牙。

貳、裡海能源的重要性

一、油氣的蘊藏量

對於裡海所蘊藏的石油與天然氣到底有多少，至今都沒有一個標準的數據。就此原因或可歸納為三個方面：一、一般認為，裡海這個地區原本是屬於前蘇聯的領土，蘇聯政府把這裡當作戰略石油基地，採取與美國同樣保留本土油礦而不願加以大力開採的政策，反而把重心移往西西伯利亞（Western Siberia），因此對於裡海地質的真正資訊，莫斯科方面即使是瞭如指掌，它當然也不會對外透露半字；二、西方認為，儘管如今的俄羅斯掌握了前蘇聯所留下有關裡海的資訊，但是由於蘇聯的探勘科技老舊，所有求得的數字並不精確，以及還有很多地方來不及探測；因此若是利用當前太空衛星與海洋研究船最新的三度立體攝影與聲波探測技術，同樣能夠掌握第一手資料；三、由於西方學術界對於資料的引用與其所透露的數字，和擔任能源部門的政府官員所提出的均不相符，有時差距甚大到令人起疑，到底是誰誇大，又到底是誰保留一手，外人難以判斷。俄羅斯如此、美國如此、英國也如此。但總而言之，裡海油氣的蘊藏量還能採用的時間至少是四分之一至半個世紀，而其中所能獲取利益也至少以兆元美金而論；這也說明了為什麼各國對於此地的能源趨之若鶩，甚至有大國為爭取其利益而彼此明爭暗鬥。

另就石油的蘊藏量而言，美國哈佛大學的研究人員認為，裡海的蘊藏量和英國與挪威之間的北海（North Sea）相當，大約是在一百六十億至三百五十億桶（barrels）之間，佔全球石油藏量的百分之五；這個數字並不包括俄羅斯本身的石油蘊藏量。^③另外一所在華府專門研究裡海石油的機構引用美國國務院（US State Department）的數字時顯示，裡海的蘊藏量有二千億桶，僅次於沙烏地阿拉伯的二千五百億桶，而其價值應有四兆美元。^④二〇〇一年秋季，前美國柯林頓（William Clinton）政府負責協調「獨立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能源與商業合作的官員則表示，裡海本身與其鄰近區域已經證實的與可能蘊藏的石油至少有一千一百五十億桶，且超過了北海好幾倍。^⑤除了石油以外，還有已估計的天然氣蘊藏量約在二百三十兆至三百六十兆立方英尺（tcf）之譜，^⑥這個數字是占世界的百分之七。^⑦目

註③ Brenda Shaffer, "Caspian Oil Fields Rise In Significance With Gulf Volatility," November 8, 2001, BCSIA, Harvard University.

註④ *Dispatch*, US State Department, October 1995, p. 14; May 1997, p. 12.

註⑤ Jan H. Kalicki, "Caspian Energy at the Crossroads," *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1), p. 121.

註⑥ 1 tcf 大約是二百八十三億六千萬立方公尺。

註⑦ Patrick Love, "The Changing Face of Energy Geopolitics," *The OECD Observer*, Summer 1999, pp. 217~218.

前裡海周邊五國已經發佈的石油藏量是三百九十四億桶，天然氣藏量是二〇七兆立方英尺，合七百五十八億油當量（billion boe, 桶），^⑧且大部分是位於北部的哈薩克斯坦海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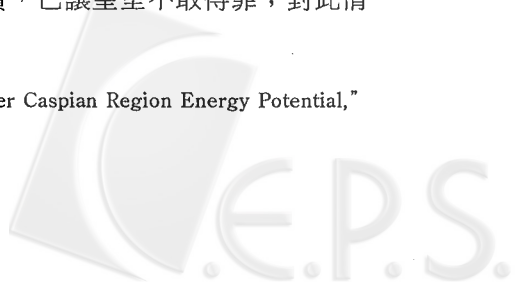
其實，儘管各方所提的數字莫衷一是，而裡海海床之下的地質也因南北兩部分而有所不同，對於油氣蘊藏的多寡亦有影響；但正因為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獨吞這裡所有石油與天然氣的利益，故不論是俄羅斯或美國、歐洲或中共，也不論是中東或日本，甚至包括外高加索地區或中亞地區的國家，都曾於這些年間相繼地以不同比例的資金持續投入到開發「裡海油盆」（Caspian Oil Basin）的行列之中，可以想見，「裡海之熱」仍勢必會維持一段很長的時間。

二、為何注重裡海能源

西方石油公司與國家會重視裡海大致包括三個原因：其一，西方於上一世紀的五〇年代開始對波斯灣的石油進行探勘與開發，隨著資金與技術的大量投入，中東地區石油的儲存量和產量遂雙雙激增，世界石油生產的中心於是定位於該地區，到了七〇年代上半，全球首次面臨能源危機，西方經濟開始出現下滑，七〇年代下半，阿拉伯三個石油生產國倡議成立「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而後有其他國家陸續加入，並做為成員。一九七九年二月，宗教領袖何梅尼（Ayatollah Khomeini）接管伊朗政權後不久，西方再度遭受能源危機之苦，美國於是與其他非「石油輸出國家組織」的國家在九〇年代中期和「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展開「油價之戰」，結果不但使得世界油價回復平穩，同時也讓以往中東石油國家所獲得之利潤又流回到歐美國家的銀行。及至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蘇聯宣告解體，裡海地區在歐美國家的重視與協助之下，新的油氣產地於焉誕生，並將成為未來半個世紀的能源供應基地，而西方國家也希望藉著這個新的能源地區擺脫「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對於油價的牽制。

其二，由於「獨立國協」的一些石油生產國自一九九六年起，每日生產七百萬桶石油，尤其是俄羅斯的石油公司吸收外資的快速與石油大幅的增產已經令「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倍感壓力。儘管這兩三年來，世界經濟表現乏力，各國對於石油需求減少，沙烏地阿拉伯與其「石油輸出國家組織」伙伴亦不得不選擇減產，不過俄羅斯石油收入的虧損並不能消除中東石油國家對於莫斯科的疑慮。在「九一一事件」以前，美國國內已經對於過度依賴以沙烏地阿拉伯為首的中東石油感到關切，這是因為沙烏地阿拉伯挾油自重，有意主導油價，以迫使美國放棄支持以色列，以及終止美國轉移世界石油重心到裡海與中亞地區；另一方面，也因為沙國皇室與恐怖份子賓拉登（Osama bin Laden）的關係匪淺，尤其賓某對於沙國的諸多投資，已讓皇室不敢得罪；對此情

註⑧ Hilary McCutcheon and Richard Osbon, "Discoveries Alter Caspian Region Energy Potential," *Oil & Gas Journal*, Vol. 99, No. 51 (Dec. 17, 2001), p. 18.



形，美國宣稱沙國是「邪惡核心」(Kernel of Evil)，^⑨並向沙國施壓，取消賓拉登的國籍，迫使他流亡阿富汗。「九一一事件」以後，克里姆林宮的領導階層認為俄羅斯的能源生產不僅能與西方工業國家在經濟上整合，而且也能在政治方面成為西方的主要伙伴。而華府也打算與克宮聯手，在若干開發裡海與中亞能源的計畫上共同合作，並進口更多俄國石油，以反制沙國在世界石油市場欲居首位的企圖。^⑩

其三，中共近年大力發展經濟，各種有形無形的建設均在迅速進步，這種情形已令美國部分領導階層感到不安，他們擔憂中共一旦強盛，勢必會對美國的利益形成衝擊與壓力，因此華府認為，雖然中共未來的大型開發計畫與建設基礎所急需者首推油氣能源，但也希望美國公司能有機會參與多項能源投資與開發。不過中共在提升其國際地位的同時，也有意放膽與西方在國際間共同參與開採與輸送能源的競標活動，尤其當中共的國家石油公司(CNPC)於一九九七年九月以數十億美金之代價在哈薩克斯坦(Kazakhstan)得到阿克糾賓斯克(Aktyubinsk)與烏津(Uzen)二座油田與一條到新疆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邊境阿拉山口的近三千公里油管投資權時，讓美國、俄羅斯等同感震撼；^⑪對於中共的企圖與冒險，美國有了警惕，決定今後在爭取裡海能源利益上更要對中共步步為營。

三、對裡海能源的投資

投資裡海能源，金額相當龐大，工程費時較久，且本利回收之多寡尚屬難料，所以分析其投資，至少包含內在與外在兩因素。第一，以內在因素而論：在裡海周邊國家中首先引進西方資金與技術設備，以及接洽聯合開採計畫的國家應以阿塞拜疆為首，不可否認的，巴庫當局最初的想法是想利用西方對能源的渴求來平衡俄羅斯在外高加索的主宰地位。由於阿里耶夫總統的大膽計畫、謹慎部署、小心應對，阿國終於為自己創造了改善經濟與提升國際地位的局面。以阿國所濱臨的裡海近岸與外海而言，就有七個大小不一的主要油田，但是阿里耶夫總統親自主導，與十幾個國家、二十四家國內外石油公司進行磋商、簽訂協議，而後讓這些公司整合為九個國際石油財團，以開發這七個油田，而阿里耶夫政府在此超級計畫中至少為國家吸引了五百三十六億美金的外資。^⑫事實上，除了這些大型油田以外，裡海海域還有許多小型油氣田，而阿

註⑨ William Greider, "The End of Empire," *The Nation*, September 23, 2002, <<http://www.rhenation.com/issue.mhtml?i=20020923>>

註⑩ "U.S.-Russian Energy Goals: The Long Road Ahead," October 2, 2002, <http://www.stratfor.com/premium/analysis_print.php?ID=206563>; Chris Baker, "Senator Urges America to Import More Oil from Russia," *The Washington Times*, September 13, 2002, <<http://asp.washtimes.com/printarticle.asp?action=print&ArticleID=20020913-19407275>>

註⑪ Lola Gulomova, "The Prospects and Perils of the Kazakhstan-China Pipeline," *Caspian Brief*, No. 19 (August 2001), *Cornell Caspian Consulting*, <http://www.cornellcaspien.com/pub/19_0108Kazakh-China.htm>

註⑫ Charles van der Leeuw, *Oil and Gas in the Caucasus & Caspian: A History* (New York, NY: St. Martin's Press, 2000), p. 149.

里耶夫總統善於利用國際政經形勢，以「石油政治化」來決定外國石油公司參與財團時股權比例的分配，^⑬如此一來，對於那些想在石油上獲利但在政治上卻又不利於阿塞拜疆的國家，只得面對著利潤的減少，對阿里耶夫而言，石油與政治對阿塞拜疆是一體之兩面，只要穩穩地控制石油資源，阿國本身就可因此免於孤立與牽制。

另一方面，就外在因素觀之，西方國家進入裡海不但反應其對能源與市場需求的興趣，同時更具有地緣政治上的意義。在油氣的探勘與開採方面，西方石油公司所要投注的不過是資金、技術與人力，但對於如何將油氣輸送到西方市場又不受政治環境的干擾，則必須由華府的戰略專家就整個形勢的發展而規劃與部署。對他們而言，俄羅斯國內外環境的演變、周邊國家政經情勢的善惡、不同國際政治勢力的變化與突發狀況的發展等，都必須列入考慮，而後，美國與西方其他的石油公司便需完全配合這份藍圖而逐步建設。以巴庫到傑伊罕（Ceyhan）一千七百六十公里長的油管為例，為了避開伊朗與替代所謂的北方路線（即巴庫至新俄城管線，Baku-Novorossiisk Pipeline），這份包含若干協議又充滿政治性的「計畫」（Baku-Tbilisi-Ceyhan Project, BTC），經過了八年的爭議和辯論之後，終於在二〇〇二年九月十八日塵埃落定，並可在十月開工。^⑭該計畫在剛開始時是由美國於二〇〇〇年十月和土耳其、阿塞拜疆與格魯吉亞簽訂協議，並由八家石油公司組成財團共同投資，期望把裡海的石油運至西方市場。依照當初評估的成本，總額應當在二十四億美元左右，然而當美國考慮主要油管路線的繞道與連結其他副線以分散風險時，成本因而增加至二十九億多美元，使得許多石油公司亦不得不顧及產量與獲利的多寡。^⑮因此，美國政府所面對的質疑與難以避免的談判，的確是經過了相當漫長的過程。

叁、裡海對外高加索三國的影響

在外高加索地區有三個獨立的國家，分別是：亞美尼亞、阿塞拜疆與格魯吉亞。由於前蘇聯時代的民族政策與政治顧慮，於是在阿塞拜疆的領土中存在著一塊以亞美尼亞族人為主體的「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自治州」（‘Nagorno-Karabakh Autonomous Oblast’，又稱「納－卡」飛地），一九八〇年代因為前蘇共中央處理不善以致於造成兩民族的嚴重流血衝突，並延續十年左右，至今不僅問題未決，且「納－卡」地區竟自行升格為「納－卡共和國」（Nagorno-Karabakh Republic, NKR），在得不到阿塞拜疆政府承認的情況下一直極力爭取國際間的認同。至於在格魯吉亞，也同樣存在著南奧塞梯亞（South Ossetia）、阿布哈茲（Abkhazia）、阿札瑞亞（Adzharia）這三

註⑬ Robert Ebel and Rajan Menoned, *Energy and Conflict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Lanham, MD: Ro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0), pp. 55~77.

註⑭ Michael Lelyveld, "Caspian: Presidents Launch Construction of Oil Pipeline," *RFE/RL Report*, September 18, 2002, <<http://www.rferl.org/nca/features/2002/09/18092002154755.asp>>.

註⑮ Alec Rasizade, "The Mythology of Munificent Caspian Bonanza and its Concomitant Pipeline Geopolitics,"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Vol. 4 (10) (2001), pp. 19~20.

地區都想脫離格國而獨立的問題，^⑥其中阿布哈茲與格魯吉亞之間的矛盾，不但是以長期的武裝鬥爭作為訴求方式，而且俄羅斯更是涉入極深。自從裡海的能源突顯為本地區的最大標誌以後，三國的政經、軍事與外交其實都變了調，每一位國家領導人都希望藉著打「能源牌」來安定內部歧見與爭取西方援助。

一、亞美尼亞：面臨選擇政治讓步與能源需求的兩難

亞美尼亞自從獨立以後，因為財政窘困而無法維持二十四小時供電已有多年，長期的電力短缺，亦使得該國不得不依賴鄰國俄羅斯與伊朗供應能源；原本亞美尼亞在前蘇聯時代就具備核能發電，卻因強烈地震的破壞，造成電廠停機，直到取得貸款修復結構體與機組後，始供應全國百分之三十六的電力。也由於取得核能原料比火力發電原料來得容易，因此亞國決定延緩至二〇〇四年才封閉核電廠。另一方面，亞美尼亞也亟欲進口天然氣以取代核能，不過亞國的天然氣管線均需通過高加索山區與格魯吉亞，當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於一九九二至一九九四年處於武裝衝突時，這條管線曾被親阿塞拜疆分子破壞了許多次，面對如此威脅和北高加索與格魯吉亞境內的不安，亞國只得求助於伊朗。^⑦

基本上，亞美尼亞與俄羅斯之關係深厚是有其歷史背景的，而當年亞、阿兩國處於戰爭狀態時，葉爾欽政府對於亞國的支持也一直不遺餘力，雖然亞國本身的經濟長期處於相當不利的情況，但是莫斯科方面的各項援助，使得亞國成為外高加索地區唯一始終與俄國並肩的國家。就在阿國計畫引進西方勢力至本地區時，亞國境內所部署的俄製新型飛彈已將裡海與土耳其東部都納於瞄準範圍之內，土、阿兩國曾因此與俄、亞二者陷於相當緊繃的關係之中，對俄羅斯而言，亞美尼亞是莫斯科插在外高加索與裡海的利刃。

有鑑於此，對於天然氣管路線的安排，阿塞拜疆堅持不予通過亞美尼亞，主要原因即在於上個世紀九〇年代亞、阿衝突期間，亞國曾在俄羅斯支助下派兵佔據它境內與「納—卡飛地」緊鄰且近雙方邊界的領土，其面積占了阿塞拜疆總面積的五分之一，多年以來，亞國拒絕歸還。當阿里耶夫計畫開發裡海油氣的時候，就已打算以能源做為籌碼，迫使亞國在國際壓力下歸還全部土地。不過亞美尼亞也善於運用外交手段，一再拖延自阿撤兵。基於現實的考慮，亞國內部早已出現反對聲音，要求政府歸還所佔之阿國領土，和建立與阿國對話的機制；對此呼籲，「納—卡共和國」的領導階層認為，他們難以苟同對該地區歸還阿國之看法，且表示拒絕接受；至於建立對話機制，雙方領袖倒是透過第三者在不同地點進行過十餘次秘密會商，並也似乎建立了一套互信方式。阿里耶夫目前雖需顧慮國內極端勢力，但將來是否會自巴庫另修一條管線經

註⑥ 阿布哈茲 (Abkhazia) 已經自行宣佈獨立為自治共和國 (Abkhaz Autonomous Republic)，並有三名代表參與格魯吉亞國會，又與另外七名格魯吉亞公民聯盟 (Citizen's Union of Georgia, CUG) 代表在國會中共同組成阿布哈茲派 (Abkhazeti)。

註⑦ Haroutiun Khachatryan, "Energy Security Problems in The Southern Caucasus,"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Vol. 2 (8) (2001), pp. 34~35.

過亞國首都埃里萬（Erevan）進入土耳其尚難以預料。

二、阿塞拜疆：藉能源輸出管線加強與大國的關係

阿塞拜疆獨立至今，舉國皆知：他們國家的經濟發展需要仰賴油管。一九九二年九月，阿塞拜疆加入了由哈薩克斯坦與阿曼（Oman）共同組成的「裡海油管財團」（Caspian Pipeline Consortium, CPC），這項計畫原本有意在往北、往南或往西，以及橫越裡海三條管線中做一選擇，可是當俄國加入「財團」以後，計畫就更改了，往北路線成了第一優先的目標，也就是說，裡海的石油應先通過俄羅斯而後到黑海。巴庫當局並非中意此計畫；於是利用與西方國家與西方石油公司接觸時擬出石油戰略，翌（一九九三）年初，一份有關輸送「初油」（Early oil）的計畫出爐，同時，阿塞拜疆國營石油公司的專家們也提供若干路線，其中也包括「傑伊罕路線」（又稱為「主要輸出管線」，Main Export Pipeline, MEP）。接著，阿國又與西方石油財團簽署了一份宣言，聯合開發「陽光」（Guneshli）、「油燈」（Chirag）、「阿塞拜疆人」（Azeri）三座油田，然而當俄羅斯協助亞美尼亞使阿國軍事行動遭致慘敗之後，巴庫當局不得不與俄國談判，爲了討好莫斯科，阿國不惜終止與西方的合作，而讓俄國的能源部與盧克石油公司（LUKoil）獨享利益，目的是希望俄國能解決「納—卡飛地」之爭端，不過由於當時的國家領導人艾爾奇貝伊總統（Pres. Abulfaz Elchibei）與執政黨阿塞拜疆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 of Azerbaijan）過於明顯的支持土耳其與西方，於是遭到俄國鷹派的壓力，「傑伊罕計畫」不但暫時被冷卻，連艾爾奇貝伊的職位也被阿里耶夫所取代；阿國於是學到教訓：興建油管也必須考慮地緣政治的因素。一九九四年，俄國加入了西方財團共採裡海油氣。^⑩

同年九月下旬，阿塞拜疆與西方國家簽署了「世紀合約」（Contract of the Century or Deal of the Century），由西方主要的國際石油公司集資以一百億美元來開發「陽光」、「油燈」兩油田，並期望兩年之後有「初油」輸出。翌（一九九五）年五月，美國能源部長在巴庫時表示，裡海能源運輸問題應以多管架構解決，以使得裡海與其他國家都能獲利。其實美國的戰略設計是一種對俄羅斯的妥協，同年十月，莫斯科同意了這項倡議，而「阿塞拜疆國際營運公司」（Azerbaijan International Operating Company, AIOC）決定沿著北方（俄羅斯）與西方（格魯吉亞）兩條管線輸出合約上所承諾的「初油」。於是俄、格兩國開始爲鋪設管線而競爭，一九九六年秋，俄國首先維修從巴庫至新俄城的管線，^⑪並在翌（一九九七）年的九月上旬與車臣達成協議，允許阿塞拜疆石油通過，^⑫兩個月後，順利輸出「初油」；而格魯吉亞

註⑩ Andrei Shoumikhi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Developing Caspian Oil Resources," *Perspective*, Vol. 1, No. 8, (November 1996) <<http://www.cpss.org/casianw/novpers.html>>.

註⑪ 新俄城 (Novorossiisk) 是俄羅斯濱臨黑海的港口。

註⑫ Vicken Cheterian, "Jostling for Oil in Transcaucasia," *Le Monde diplomatique*, October 1997, <<http://mondediplo.com/1997/10/caspian>>

則於一九九九年四月間完成了巴庫至蘇普撒 (Supsa) ②的管線和輸出「初油」。

美、土、阿、格四國於一九九八年十月在安卡拉 (Ankara) 簽署一份宣言以表明支持「傑伊罕管線計畫」時，並未邀請俄國。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歐安組織」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 在伊斯坦堡召開高峰會，美國、土耳其、阿塞拜疆、格魯吉亞、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與烏茲別克斯坦等七國又簽署了一份聯合宣言，同意「傑伊罕計畫」的興建與「跨裡海天然氣管線」 (Trans-Caspian Gas Pipeline, TGP) 的構想，這一次俄羅斯的缺席是因它出兵車臣而遭受西方譴責，使得葉爾欽總統憤而提前返國；結果也讓所有與俄羅斯、伊朗相連接的替代路線，從阿塞拜疆的油管戰略上被取消了。二〇〇〇年五月，阿里耶夫總統親自簽署了經過國會同意的「主要輸出油管」協議 (Agreement on Main Export Pipeline, MEP; 也就是「傑伊罕計畫」)，並將此「計畫」交付副總理夏瑞佛夫 (A. Sharifov) 監督執行。③其實，華府在設計與運用這項油氣管線的計畫時就已經把土耳其、格魯吉亞、阿塞拜疆，甚至遠在中亞的哈薩克斯坦與土庫曼斯坦等國都連結成一個「油氣管線共同體」 (Pipeline Community)，所以，即便是日後有來自於「石油輸出國家組織」的干擾亦不足以構成威脅。

然而對加強和大國的關係時，阿里耶夫總統還是必須考慮到俄羅斯這一重要因素：二〇〇一年元月，俄國總統普汀 (Vladimir V. Putin) 曾率領一龐大的政府代表團訪問巴庫，並成為改善兩國關係的轉捩點；二〇〇二年六月中旬與九月下旬，阿里耶夫也先後到聖彼得堡與莫斯科，解決了雙方對於裡海海床分割與共同使用海底資源等原則方面的障礙，普汀本人對此協議以及擴大雙邊經貿合作後之進展甚感滿意。最重要的是阿里耶夫對俄「國家杜馬」 (State Duma) 主席謝列茲涅夫 (Gennadii Seleznev) 表明：阿塞拜疆視俄羅斯為戰略伙伴、歡迎俄國石油公司參與開發阿國能源，以及阿國將繼續利用巴庫到新俄城之管線輸油等。④

三、格魯吉亞：處於能源出口與反恐的有利位置

格魯吉亞獨立十年以來，所面臨的最大問題莫過於分離主義之害，南奧塞梯亞、阿布哈茲、阿札瑞亞這三地區都想走上獨立之路，⑤而格國政府也曾為了阻止分離運動而大動干戈，形成長期的武裝衝突，後雖經過俄羅斯調解，但是格、阿 (布哈茲) 之間的敵視心態並未消除，倒是格國與阿札瑞亞之間的關係極為和諧，而謝瓦納澤總統甚至有意邀請這個小自治共和國的總統阿巴沙澤 (Aslan Abashidze) 擔任其總理。格魯吉亞就是在分離主義的武裝衝突下導致設備破壞與資金不足，而其產生缺電的情

註② 蘇普撒 (Supsa) 是格魯吉亞濱臨黑海的港口。

註③ Hasan Kuliev, "Azerbaijan: Pipeline Strategy and Pipeline Geopolitical Dimensio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Vol. 3(9) (2001), pp. 22~23.

註④ RFE/RL *Transcaucasia Newslines*, September 24, 2002.

註⑤ Ivlian Khaindrava, "Ten Years of Independenc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sults,"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Vol. 6(12) (2001), pp. 58~61.

況與亞美尼亞是大同小異的，除了進口石油之外，格國也因為兩大發電站正好位於鬧分離的阿布哈茲境內，故需從俄羅斯與亞美尼亞輸入電力。格國非常希望興建管線自裡海的「國王海」(Shakh-Deniz)天然氣田輸進燃料以供應所需，可是依據最新的調查發現，這個氣田所能供應的能源已難以超過四年，於是提比利斯當局遂接洽於二〇〇一年初開始興建的「伊朗—亞美尼亞天然氣管線」(Iran-Armenia Gas Pipeline, IAG)以便取而代之。至於「傑伊罕計畫」中所要通過格國的管線，一方面固然是便於裡海的能源出口，再方面是給予格國坐收能源過境稅的機會，以便增加其國庫收入，三方面也是為了提升格國安全地位的重要性。

除了民族分離問題，格國政情也苦於派別與軍閥之爭，除了相互奪權以外，他們還與總統展開鬥爭，謝瓦納澤本人所經歷過的暗殺次數為世界總統之首，除了來自於政敵，還包括莫斯科的反謝人士；雖然謝氏屢次大難不死，但是美國對於這位老朋友還是提供了周全的保護。此外，美國又在「九一一事件」以後，派遣反恐顧問與特種部隊的教官分三階段訓練格國反恐戰術，美國之舉令莫斯科相當不滿，但是他們卻將矛頭對準謝瓦納澤，認為他有意挾美反俄。

自「九一一事件」發生一年以來，阿富汗「基地」(al Qaeda)組織的部份成員已經逃逸至格魯吉亞，並和來自車臣的難民與分離主義份子共同隱匿於潘吉西山隘(Pankisi Gorge)，為此，俄、格兩國關係日趨緊繃，原來莫斯科希望謝瓦納澤總統允許俄羅斯的反恐部隊進入山隘搜捕可疑的車臣游擊隊員，但是格國認為其本身的安全單位在美國的協助下，已在密切注意山隘的動態，並可以隨時進入展開行動，毋須俄羅斯庖代，不過俄方並不信任，且一再指控格國包庇恐怖份子，俄國認為全球反恐早已達成默契，俄羅斯的安全與反恐組織也有情報顯示，潘吉西山隘是恐怖主義份子的避難所。二〇〇二年八月間，先是發生俄製直昇機越過兩國邊界攻擊可疑的車臣叛軍匿所，並造成傷亡，令格國舉國譁然，群情激憤，格國國會主張採取強硬措施反擊入侵航空器，當俄國不承認入侵之事時，美國指責對方說謊，並認為莫斯科之急於派軍進入格國有二目的：其一，除掉謝瓦納澤總統本人；其二，轉移各方對於俄國處理車臣戰爭失敗的視線，^⑤同時，華府也希望莫斯科方面能保持克制。接著在九月時，俄國又展開文攻武嚇，包括：普汀致函聯合國指控格魯吉亞窩藏車臣叛徒與國際恐怖份子、對格國發出最嚴重警告；國防部長伊萬諾夫(Sergei Ivanov)表示已準備對格發動軍事行動；國會下院「國家杜馬」通過決議案，要重新考慮目前供應格國能源的價格等。不過謝氏在衡量俄方的「最後通牒」以後，首先誓言要逐出車臣恐怖主義份子；其次表示願意接受美、俄、格三方官員會商潘吉西山隘的問題；其三建議俄國派遣相關官員與無武裝的軍事觀察員等進入山隘，以觀察格國國防部準備在十月間對該山隘地區展開的反犯罪與反恐行動。^⑥事實上，有鑑於情勢緊迫，該行動已提前於九

註⑤ *The NIS Observed: An Analytical Review*, Part 2, Vol. 7, No. 15, (September 25, 2002).

註⑥ *RFE/RL News*, September 17, 2002, <<http://www.rferl.org/nca/features/2002/09/17092002163345.asp>>; *RFE/RL Transcaucasia Newslines*, September 24, 2002, <<http://www.rferl.org/newsline/2002/09/240902.asp>>

月底完成，而兩國邊防軍也展開共同巡防邊界的任務。

肆、裡海能源對外高加索地區所產生的作用

一、裡海與外高加索地區已成為一體

在「九一一事件」以前，就有許多專家認為，包括裡海盆地與其鄰近的外高加索、中亞地區在內的歐亞大陸，在二十一世紀時將成為地緣政治高度緊張的地區。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與需求，已使得這個世界依賴石油與天然氣的程度愈來愈深，而未來對油氣能源的消費仍將持續增加。據樂觀估計，在裡海海床與其鄰近地區的油氣蘊藏量，和波斯灣的相去不遠，到目前為止，裡海的油氣未被全球廣泛使用。另一方面，外高加索地區極具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因為對西方的石油公司而言，該地區是連接裡海與中亞的橋樑，並使它們能避開俄羅斯與伊朗；又對俄羅斯來說，當面對著北約東擴的壓力時，這裡是進入中東的門路，與對抗西方與土耳其勢力延伸至其南方邊界時的堡壘。儘管位於這個地區的國家呈封閉狀態，也需要其周邊鄰國把它們的原料帶出去，但石油的收入卻可以幫助它們改善經濟與重建被戰爭破壞的家園。

不可否認的，直到目前為止，中東地區的油氣還是全球能源的主要來源，但中東是個多事之地，特別是讓人覺得要隨時擔當風險與經歷不安，至於在外高加索地區就相對的穩定多了，民族的矛盾雖然依舊存在，卻由於對經濟改善與發展之渴望遠大於那種你死我活的鬥爭，同時在這裡並未讓人感受到宗教的分歧與明顯的對立。因此，早在蘇聯解體的時候，美國為首的西方石油公司對於裡海之興趣，就已經遠遠地走在美國國務院的政策之前了。

當初，美國以為運用土耳其可以一面阻止伊朗的擴張，又一面對中亞與外高加索國家能提供實質協助，但是安卡拉方面似乎心有餘而力不足，結果倒是藉著石油合約的談判為美國打開了進入此一地區的大門。美國認為能夠控制這裡不僅等於是控制了歐亞大陸的能源核心，且具有若干利益：其一，可以減輕西方因為波灣石油在遭到威脅時所產生的損失，也甚至可以制衡「石油輸出國家組織」的措施；其二，可以防止以莫斯科為首的聯盟再度形成；其三，可以促進太平洋盆地之經濟在下一個世紀的快速成長；其四，能有助於阿塞拜疆因資金與技術之增強而獨立發展開採油田的能力；其五，以較好之油品快速提供歐洲市場。

在外高加索地區的周圍所存在的幾個戰略區域，如：俄羅斯、中亞、南亞、伊朗、波斯灣、黑海與土耳其等都隨時具有影響力，^②自然會使得本地區的亞美尼亞、阿塞拜疆與格魯吉亞這三個國家要很嚴肅地計畫它們的生存之道，同樣地，這七塊戰略區域中的每一個國家也必須考慮到外高加索地區三國對於穩定、和平與繁榮的強烈需要，

註② Bertsch, Craft, Jones and Beck ed., *Crossroads and Conflict: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00), pp. 25~47.

因為它們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最重要的是它們的存亡其實已經是與裡海的石油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有如「生命共同體」一般，二者缺一都不再具有任何意義。

二、俄、美對裡海不同的能源安全觀

九〇年代初期，俄羅斯雖經歷蘇聯解體，但對於能源安全之觀點仍與前朝無異，特別是當面對著阿塞拜疆與不同國家的石油公司，三者在爭取控制裡海能源生產時曾有激烈的較勁，它們之間的競爭對於外高加索地區三國與其周邊鄰國的政治與經濟也都產生了作用。俄羅斯曾企圖運用油氣做為武器，以壓迫烏克蘭（Ukraine）、白俄羅斯（Belarus）與波海國家（Baltic states）和俄國進行經濟整合與政治統一。對俄國而言，能源在其大戰略的經濟項目中既是胡蘿蔔也是棒子，端看對手是否順從莫斯科。例如，當阿塞拜疆拒絕俄國的好意時，石油就是主要的武器，莫斯科立刻對阿國減少其民生需用的天然氣供應。此外，當土耳其有意藉著解決納—卡地區的爭端而進入外高加索與中亞進行能源經濟整合時，俄國立即對土耳其、伊朗與中國大陸採取排斥的態度，以防止泛突厥主義（Pan-Turkism）與穆斯林原教旨主義（Muslim Fundamentalism）的主張產生負面的影響。²⁸

至於美國對於裡海能源的安全觀，茲舉一例以說明之。二〇〇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起，伊朗曾一再侵犯阿塞拜疆領空，並協同海軍攻擊正在阿國領海作業之英國石油（BP）的研究探測船，同時又在與阿國交界之處聚集相當數目的地面部隊，準備嚴重警告巴庫當局，因此華府方面為德黑蘭當局之舉措而升高戒備層級，並準備保護美國在裡海的利益，不過在同時仍首先決定由國務院資深官員出面，對伊朗的威脅表達「相當關切」之意，希望彼等勿以干戈違反現狀。其次，美國同意聯合國安理會要求以和平手段解決所有裡海爭端之決議案。第三，美國完全支持由阿塞拜疆與哈薩克斯坦所倡議之由裡海周邊國家談判有關本區域非軍事化的條約。第四，美國決定修正一九九二年「支持自由法案」（Freedom Support Act, FSA）第九〇七條款，並協助阿國三軍之發展、補給與訓練。第五，美國鼓勵阿國加強與北約之關係，並透過現有之「和平伙伴計畫」（Partnership for Peace, PfP）強化其軍事能力。就此一事例觀之，美國已經明確顯示保護本地區能源免於任何形式之侵略的決心。

當「傑伊罕計畫」付諸實施的時候，不僅是意味著古代絲路的復生，對阿塞拜疆與格魯吉亞兩國也代表著一項突破，因為它們已為古絲路賦予新的價值，同時對於所有參與「計畫」的國家而言，它們已新的地緣經濟上成立了一個區域性的伙伴關係，他們是否會更上層樓，從而建立一個聯合軍事力量以護衛著油管，目前似乎並不明顯，但是他們對於讓油氣順利的能從這裡經過與輸送，而後出口到歐洲地區的期望自然是不在話下，所以其中必然會有國家是相當在意管線安全。事實上，美國當初聯繫並協助了「獨立國協」內的格魯吉亞、烏克蘭、烏茲別克斯坦（Uzbekistan）、阿塞拜疆

註²⁸ Stephen J. Blank, "Energy and Security in Transcaucasia," September 7, 1994, <<http://carlisle-www.army.mil/usassi/ssipubs/transcas/transcas.pdf>>

與摩爾多瓦（Moldova）成立了一個名為「古阿姆五國集團」（GUUAM）區域性的經濟聯盟，^②而這個經濟聯合組織雖於二〇〇一年沒有談妥成立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Zone），但其宗旨，主要還是為了互相協助，以免受到俄羅斯經濟劇變的影響，同時也希望藉由裡海油氣之輸送與其管線之安設，使它們可以如同從臍帶中獲得母體的養分一般，不過也正是它們的力量不足以抗衡外來的強權武力，因此殷切期盼美國擔任保護母體與臍帶的任務。

對於俄羅斯的疑慮，美國與這些國家都很清楚，它們並非有意挑釁俄國的安全基礎，有時還甚至做出妥協以為讓步，或許這五國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空間，與俄羅斯的影響力保持一段距離，其中以謝瓦納澤對於與俄羅斯磋商有關撤走格魯吉亞之俄軍基地最為積極，因為他無法排除莫斯科運用駐軍切斷輸往格國油管的可能，而俄國方面亦擔心格魯吉亞會把基地交與美軍使用，更何況阿塞拜疆歡迎北約（NATO）部隊進駐該國的傳聞一直不斷。「九一一事件」之前，可能是莫斯科的努力遊說，烏茲別克斯坦與摩爾多瓦領導人均曾因「五國集團」對它們與俄羅斯之關係不利，而傳出有意退出聯盟之說，但在「九一一」之後，烏國首先接納美軍設立反恐的前進基地，格國也接受美國國防部所派遣的反恐訓練人員入境，而摩國也再向美國靠攏，這種發展不啻是重新強化俄國強硬派的疑慮與不滿；因為他們認為，俄、美關係如今已有較好的進展，對付車臣或阿富汗的恐怖份子並不需要美軍進入外高加索，又對於保護輸油管線，五國的聯合油管特種部隊也足堪擔當任務，美軍在此是否只是單純防止恐怖份子危害這條歐亞經濟走廊，而非扼制第三國在外高加索與裡海的利益，確實令莫斯科不無懷疑。

三、裡海也是土、伊、中三方重視之地

對於裡海能源感到興趣的國家並非只有美、俄兩國，但不容否認的是俄羅斯之所以會在裡海牽涉深廣，主要的還是因為它想在此地區保持主控性的角色，在莫斯科的決策者中存在著兩種意見：其一是認為應儘可能地排除一切的外來者，不容它們染指裡海與前蘇聯地區的事務；其二是覺得應容許有限度地和西方合作。然而若以俄國盧克石油與國營天然氣（Gazprom）兩大石油公司的經驗來說，它們並沒有那麼多新式的技術與裝備，故不可能只有這兩家公司在裡海開發油氣；同時它們也明白，當外國的石油公司與它們合資或合作時，俄國的公司其實也在獲利。

一九九三年初，土耳其於阿塞拜疆擬定輸送「初油」的計畫後不久，就曾與阿國簽署了一項十四億美金的協議，準備要興建一條油管，把裡海的油從巴庫經伊朗運至土國的地中海岸。由於俄國曾經對阿塞拜疆與格魯吉亞的輸油路線一直表示反對意見，因而也引起土耳其對阿、格兩國的支持，以抗衡俄羅斯的壓力。基本上土耳其在「黑

註^② Khatuna Salukvadze, "Eurasian Corridor Pipelines: Undermining Transcaucasian Security?" Biweekly Briefing, *Central Asia and Caucasus Analyst*, April 26, 2000, <http://www.cacianalyst.org/April26/EURASIAN_CORRIDOR_PIPELINES.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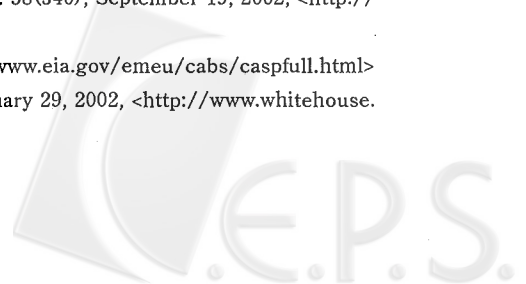
海經濟區域合作組織」(Black Sea Economic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BSEC)當中還算是較具實力的國家，也始終獲得美國的信任。安卡拉與巴庫二者皆屬於伊斯蘭信仰的突厥語系國家，所以從一開始，土耳其就支持阿國對抗亞美尼亞，近年來，隨著能源的需求，格魯吉亞也不願雙方信仰之差異而改善了與土國的關係，尤其是當「傑伊罕計畫」形成之後，阿、格、土三國的石油外交已提升為一個準三角聯盟，並且在任何一個地區性的經濟組織中都具有份量，當然這一種特殊關係，也同樣有助於阿、格兩國與北約建立起安全與和平性質的伙伴關係。同時，亞美尼亞也自行與土耳其「解凍」，進行「關係正常化」，藉此以改善埃里萬與巴庫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土耳其利用環保問題上大做文章，安卡拉當局以俄羅斯超級油輪過於龐大，一旦漏油，勢必會污染博斯普魯斯海峽(the Bosphorus Strait)與破壞當地海洋與陸地生態為由，堅持禁止俄輪通過；不過俄羅斯為了把天然氣輸往西方，以及土耳其本身非常需要俄國天然氣，所以也同意藉著興建了一條經由黑海海底後縱貫土耳其領土，抵達地中海岸出口的「藍流計畫」(Blue Stream Project)來改善雙邊關係。九月下旬，當「傑伊罕計畫」宣佈準備動工時，除了布希發表聲明申賀之外，土耳其總統塞札爾(Ahmed Nejdât Sezar)也曾表示，這條管線是東西運輸走廊的重要因素，並會扮演一個發展裡海地區國家與西方整合的重要角色，所以他期望運輸與整合都能成功。^⑩

以往一般人較少注意到伊朗的動向，尤其是它在裡海的活動。伊朗位於裡海的南部，直到一九九一年為止，它和蘇聯曾各自擁有半個裡海，如今它仍難以完全接受一下子又多出好幾個國家與它爭食裡海大餅的事實。這從近年來歷次的裡海國家高峰會中不難體會得到。伊朗一直是個能源輸出的主要角色，對裡海的地緣政治與經濟也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儘管在屬於伊朗這一部份的裡海海床中所蘊藏的油氣是五國中最少的，但這也是它為何一直要堅持和前蘇聯於一九二一年與一九四〇年所簽署之條約依然有效的原因，^⑪由於伊朗在西亞地區算是一個政治相當穩定的國家，特別是自從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擔任總統以後，對於伊朗的控制已經不若從前那般極端宗教化，因此華府一方面密切注意其民主化的趨勢，一方面也想藉著合作開採裡海石油作為試探性的接觸。事實上，美國之所以對伊朗實施經濟制裁泰半是因為以色列的緣故，然而想要和伊朗進行接觸的也是美、以兩國，這其中包括兩項因素：其一，美、以雙方有鑑於巴格達(Baghdad)當局長期經援恐怖主義組織與大量擴散毀滅性武器，於是想聯合同樣是上榜「邪惡軸心」(Axis of Evil)名單卻嚴正譴責恐怖攻擊行動的伊朗來對付伊拉克；^⑫其二，美國希望獲得由俄、伊(朗)合作生產的「卡—八

註⑩ Azerb@ijan, A Weekly Analytical Information Bulletin, No. 38(340), September 19, 2002, <<http://www.andf-az.org/news.html>>

註⑪ "EIA: Caspian Sea Region," USEIA, June 2000, <<http://www.eia.gov/emeu/cabs/casfull.html>>

註⑫ "President Delivers State of the Union of Address," January 29, 2002,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1/20020129-11.html>>



式阿富汗型」直昇機來對付隱匿在阿富汗高山地區的「基地」與塔利班（Taleban）成員，和同意俄國軍工業協助改善伊朗軍機與反飛彈技術的計畫，以交換莫斯科承諾不幫助伊朗建設核反應器與不接受台灣核廢料。^③伊朗與美國雙方似乎都想改善經濟關係之事其實應該予以重視，早在一九九五年，前卡特（Jimmy Carter）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就曾表示，美國有考慮到讓油管經過伊朗的想法是對的，如果在眾多的國際石油公司對巴庫油管的投資當中少了伊朗這一份，將是十分不智的。^④另外據美國貝克石油研究中心（Baker Institute）表示，如果土庫曼與土耳其或與巴基斯坦的管線在五年之內不能完成，而伊朗又持續和美國改善關係的話，那麼德黑蘭（Tehran）將能取代土庫曼或是其他裡海國家的供應者地位。^⑤因為伊朗的地理位置適於轉運油氣到各方面，所以當「傑伊罕計畫」仍在討論階段時，位於裡海邊的中亞國家都不曾忽略伊朗的便利性，如果美國願意取消對伊朗的經濟制裁的話，對許多國家來說，伊朗的重要性絕不亞於沙烏地阿拉伯等波灣國家。不可否認的，美國至今仍由伊朗進口石油，而伊、美政府之間負責能源的官員進行會晤，尋求共同合作的利基，應當也是不足為奇。

自從進入上個世紀九〇年代以後，中國大陸對石油的需求快速增加，當其供應量無法滿足需求量時，對於其國民經濟的發展亦有所衝擊，因此除了積極開發西部與沿海的產油地區以外，也不得不提高對進口的依賴性。根據能源地緣政治的形勢觀察，與中國大陸相鄰的產油地區都會是主要的供應來源，至於中東、非洲、東南亞與中南美等地區的能源，則是以合作開發與採購並濟的方式取得，因此石油外交也是北京對外政策的重要考量與依據。同時，大陸的石油界更認為，未來亞洲東部與南部的需求，一定是從具有豐富資源的亞洲西部與北部來獲得，而這裡正是麥金德（Sir Halford John Mackinder）所謂的心臟地帶（Heartland），也是真正的石油心臟地帶，^⑥為了今後數十年的持續發展著眼，也還是得及早在此建立橋頭堡。不同於俄羅斯與伊朗的是，中國大陸除了希望提供裡海地區廉價的石油勞工與獲得裡海的能源，以滿足其經濟之發展以外，也相當積極地參與國際性的能源競爭，以求躋身世界十大跨國石油公司的排名。隨著大陸內地各項重大工程計畫陸續的推動與開展，對於能源的需要量是相當可觀的，依照其評估，它每年將以百分之五的速度在增加，故於世紀交替之際，業已不足四千多萬噸。一九九七年的投資哈國就是一項大手筆，結果使得大陸在裡海變為

註③ Pavel Felgenhauer, "Who Will be Russia's Best Friend in the Future: The US or Iran and Other Undesirables?" *Behind The Breaking News*, Vol. 3, No. 1, (September 25, 2002), <mlansky@bu.edu>

註④ Jayhun Mollazade, "Recent Memoirs: An Interview with Former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Zbigniew Brzezinski," *Caspian Crossroads Magazine*, Vol. 1, No. 3 (Summer - Fall 1995), <<http://ourworld.compuserve.com/homepages/usazerb/137.html>>

註⑤ Robert Olson, "Turkey-Iran relations, 2000-2001: The Caspian, Azerbaijan and Kurds," *Middle East Policy*, Volume 9, No. 2 (June 1, 2002), pp. 111~129.

註⑥ 徐小杰著，*新世紀的油氣地緣政治：中國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4月），頁34~35。

潛在的重要角色，如果它能繼續其經濟發展的話，則不但會成為中亞國家的主要貿易伙伴，也會跨過裡海與外高加索地區，進入地中海，而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屆時也將會是推動中共西進的重要助力。^⑦

伍、結 論

裡海與外高加索地區可以被看做是結合經濟與安全問題的典型，蘇聯的解體雖然為此地區帶來了不少衝突，但也因著追逐能源過熱而提高了這裡的能見度。由於裡海是個封閉型的內陸海，因此任何一個國家抽出油氣之後都必須經過提煉與輸出，故不論裡海油氣的藏量有多少，西方、東方、俄羅斯與裡海周邊五國都會集中於此，所以有些國家固然不希望在風險高的地區進行投資與建設，以致增加成本與困難，但是所有已經投資的國家更不希望這個區域內存在著不穩與不安，以致血本無歸。

由於地理的特殊，外高加索地區早已成了各大強權匯集的十字路口，在過去它們所產生的戰場多於市場。九〇年代後期，除了美、俄兩國為了裡海能源與油氣管路線而使得本地區的政治兩極化以外，所有的大國重視能源的程度均遠甚於關注這三個國家。「九一一事件」成了外高加索與裡海命運的轉捩點，為了直接打擊窩藏在阿富汗的恐怖份子，美國把它的軍隊堂而皇之的開進中亞與外高加索，且未聲明它的撤退時間表，於是裡海的安全又添加了新變數。儘管美國派駐一個數百人的軍事顧問團在此，又雖然普汀總統本人曾對美軍進入格國表示歡迎，^⑧然而亞、阿兩國間的「納—卡」問題能否解決；亞美尼亞是否能獲得裡海的天然氣；格魯吉亞與阿布哈茲間的糾結、與俄羅斯間的疑慮，或者應該說是俄羅斯軍方與民族主義份子對於謝瓦納澤總統本人的仇恨能否消除，可能言之尚早。

目前，外高加索與裡海地區存在著三種類型的國家：一是美、俄、中等大型國家；二是土耳其與伊朗等中型國家，以及亞、阿、格三個小國。儘管俄、伊、阿三國在其所屬的類型內均屬於裡海周邊國家，但不可否認的，能源與安全其實已是此八國間的共同語言；雖然它們彼此都為著不同程度的利益而相互結合，但基本上沒有一國願樂見此區域將發生劇烈的變動。故不論這三個類型或層級的國家是以何種方式合作與競爭，畢竟仍期望在維持現狀的同時，既能保障共有的和平，又可以滿足於彼此都能接受的需要。

綜上所述，能源的安全並非僅攸關西方的重大利益，然而特別是當美國所規劃之

註⑦ Erica Johnson,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Caspian Development," March 2002, <<http://www.irex.org/programs/caspian-sea/sco.htm>>

註⑧ Marcus Warren, "US Troops in Georgia Welcomed by Putin," 2 March 2002, <[http://www.news.telegraph.co.uk/news/main.jhtml;?sessionid\\$1ZP2WCKJ54N2JQFIQMFSFFSWAVCBQ0IV0?xml=%2Fnews%2F2002%F03%2F02%2Fwar202.xml&secureRefresh_true&_requestid=220130](http://www.news.telegraph.co.uk/news/main.jhtml;?sessionid$1ZP2WCKJ54N2JQFIQMFSFFSWAVCBQ0IV0?xml=%2Fnews%2F2002%F03%2F02%2Fwar202.xml&secureRefresh_true&_requestid=220130)>

路線已經決定施工以後，就開始在等待著促成能源順利的輸出；故依據這項目標，裡海能源與外高加索地區之安全確實已結合為一體，雖然俄、美之安全觀不一而有各自的打算，可是它們也必須要接納裡海與黑海周邊的國家加入這個市場，因為與其讓這裡再次成為隨時可引爆衝突的熱點，令各方坐立難安，倒不如讓大家在同心同行，並協助外高加索地區三國安穩發展、共存共榮。

* * *

(收件：91年10月9日，修正：91年11月25日，接受：91年12月1日)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aspian Energy and Transcaucasian Security

Joshua S. Lung

Abstract

There is no agreement of opinion on the total amount of oil and natural gas reserves in the Caspian Sea. More than ten countries have inves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energy, however, and this enthusiasm is likely to be sustained for years. The West hopes the energy in this area can counter balance the power of OPEC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and resist Saudi Arabia's attempts to dominate the global oil market. It also demonstrates U.S. concern over a prominent role for China in the future.

Among these countries in the Transcaucasian area, Armenia is facing a dilemma of making a choice between pulling her troops out from occupied Azerbaijan's territory or believing that a natural gas pipeline will be built from Baku for Erevan's energy shortage; Azerbaijan is strengthening her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by means of constructing energy pipelines; and Georgia is assuming an advantageous positions on export and anti-terrorism.

As to the importance of the two, both Caspian energy and Transcaucasian security in fact are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However, Turkey, Iran, and China will pay more attention from now on to these areas in spite of the different security views on energy held by Moscow and Washington.

Keywords: Caspian Sea; Transcaucasian area; energy; Russia; the United States; Armenia; Azerbaijan; Gruzia; Turkey; Iran; China



參 考 文 獻

- Bertsch, Craft, Jones and Beck (2000) , *Crossroads and Conflict: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 New York, NY: Routledge.
- Ebel, Robert and Rajan Menoned (2000) , *Energy and Conflict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Lanham, MD: Ro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 Polo, Marco (1993) ,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The Complete Yule-Cordier Edition. Volume II, Mineola, N.Y.: Dover Publications.
- Van der Leeuw, Charles (2000) , *Oil and Gas in the Caucasus & Caspian: A History* New York, NY: St. Martin's Press.
- Dispatch (1995, 1997) , US State Department, October, 14; May, 12.
- Kalicki, Jan H. (2001) , " Caspian Energy at the Crossroads," *Foreign Affairs*, 80: 5, 121.
- Khachatryan, Haroutiun (2001) , " Energy Security Problems in the Southern Caucasus,"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2:8, 34-35.
- Khaindrava, Ivlian (2001) , " Ten Years of Independenc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sults,"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6:12, 58-61.
- Kuliev, Hasan (2001) , " Azerbaijan: Pipeline Strategy and Pipeline Geopolitical Dimensio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3:9, 22-23.
- Love, Patrick (1999) , " The changing face of energy geopolitics," *The OECD Observer*, Summer, 217-218.
- McCutcheon, Hilary and Richard Osbon (2001) , " Discoveries Alter Caspian Region Energy Potential," *Oil & Gas Journal*, 99:51, 18.
- Olson, Robert (2002) , " Turkey-Iran Relations, 2000-2001: The Caspian, Azerbaijan and Kurds," *Middle East Policy*, 9:2, 111-129.
- Rasizade, Alec (2001) , " The Mythology of Munificent Caspian Bonanza and Its Concomitant Pipeline Geopolitics,"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4:10, 19-20.
- 徐小杰 (1998) , 《新世紀的油氣地緣政治：中國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